

《海上生民乐》今起驻场

“光音的故事”首度亮相

去上海音乐厅享受一场视听盛宴



《海上生民乐》演出现场

身临其境,伴着胡琴、唢呐、琵琶之声来一次丝路之旅;穿越时空,看91岁的老建筑换上光影新衫讲述近一个世纪的城市变迁……今晚,上海民族乐团国风音乐现场“海上生民乐”将在凯迪拉克·上海音乐厅开启为期23天的驻场演出。与此同时,“光音的故事”大型墙体秀也将首度亮相。国乐、建筑、光影共舞,将为市民观众带来一场打破疆域、跨界融合的视听盛宴。

手碟与尺八绘出《水行》,展现了“上善若水”的哲学奥义;古筝独奏《墨戏》尽显中国书法气象万千;一曲《酒歌》催动心弦,琵琶声中注入京剧元素,每段旋律中都是霸王项羽的侠骨豪情……驻场版《海上生民乐》在延续原有特色的同时,更注入了科技感和未来感,八首风格多元的原创作品经过重新编排,挖掘海派音乐的魅力新声。

为凸显海派民乐的特点,也发掘民乐的更多可能,主创们激发、鼓舞演奏家二度创作,以充分发挥其个人特色。于是,在唢呐与电声《穿越》中,能听见洒脱震撼的摇

滚风,也能感受帅气炫酷电音范。“我们的每首作品都包含着中国文化的意象或精神。”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说:“我们期望通过音乐唤起人们的情感共鸣,也激发观众对民族文化的思考。”

驻场版《海上生民乐》最大特色莫过于好听也好看。为打造与这台听觉盛宴相匹配的视觉呈现,总导演马俊丰每天都在艰难地做取舍。“音乐是主角。”他强调:“坚守以音乐为核心的创作底线,在不干扰音乐表达的同时,再拓展嫁接其他的表现形式,帮助音乐家建立‘角色’,清晰自由地将海派音乐自身的美和变化传递给现场观众。”

为展现《山水》的主题意境,多媒体视觉导演毛翹楚选择了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,让音乐回归山林,突出“天地人和”的哲学理念。”根据《墨戏》音乐情绪的起伏变化,也选取了不同的书法素材。舒缓轻柔时,呈现的是北魏碑刻《张猛龙碑》,潇洒古淡,奇正相生;激昂酣畅时,配合张旭的狂草《古诗四首》,洒脱不羁,快意磊落。音乐与多媒体画面的交互融合,展现中国艺术的当代表达。 本报记者 朱渊

记者手记

艺术与技术

驻场版《海上生民乐》开启的同时,“光音的故事”大型墙体秀也将于今晚在音乐厅西侧“艺术之墙”登场。虽仅短短8分钟的呈现,却浓缩了上海音乐厅从诞生到平移、到修葺一新的故事,也让人看到上海这座海派城市的历史变迁。以国乐、建筑、光影的结合,诉说这座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

上海音乐厅由中国第一代建筑师范文照、赵琛设计,始建于1930年,原名南京大戏院。纵然历经更名、平移、改造等变迁,上海音乐厅仍是上海最富盛名的音乐历史建筑,上海人心中无可取代的古典乐殿堂。此次联合上海幻维数码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“光音的故事”墙体秀,通过序章、回响、变奏、新生、华彩五个篇章,讲述音乐厅及这座城市的故事。

这是音乐厅“文旅融合”的一次创意尝试,也是上海音乐厅送给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每个市民的一份礼物。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靓表示:“希望以艺术和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让市民和游客读懂上海音乐厅,读懂上海这座城市,更好地打开建筑,让建筑可阅读。” 朱渊



兽面纹尊

你听说过噩国吗?噩即鄂。近年的考古发现,让人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西周时活跃在汉淮之间的噩国。昨日,“汉淮传奇——噩国青铜器精粹展”在上海博物馆开幕。展览从上海博物馆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、随州市博物馆、郑州博物馆等机构与私人藏家处,首次聚集60件噩国青铜器,时间跨度自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。

噩国考古的突破在2007年,湖北随州安居羊子山一座西周早期墓葬(羊子山M4)出土青铜器27件,其中9件铸有“噩侯”铭文,为一代噩侯墓葬。噩国青铜器以“兽面”“人目”奇诡纹样,创造出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,成就了噩国早期青铜工艺的高峰。

此次搬入上博展厅的这件青铜器,主体部分是一张高浮雕的面孔,与青铜器上常见的兽面纹相比,虽然构图相似,但整体更近似于一张人的脸。它们有着炯炯有神的双眼,眼睑结构近似于人眼,眼皮、眼眶、眼球及瞳孔层次分明;弯弯的眉毛由竖线组成,像是两轮新月;鼻部隆起,鼻翼圆且宽大。因其既有兽面纹特征,又有类似人面的写实,故学者们称之为“神面纹”,立体生动,栩栩如生。

目前所见青铜器通常表面附着绿色锈,但湖北随州地区出土的噩国青铜器由于地质、水分等埋藏条件的差别,部分器物形成了罕见的蓝色锈,瑰丽奇异。噩国青铜器上写实的人面,神秘的微笑,加上幽幽蓝锈,呈现出一派奇异独特的文化面貌。

青铜器铭文的背后记录了真实的历史。展品“噩侯驭方鼎”铭文记载:西周早期噩、曾两国为西周王朝扼守南境,西周晚期噩国与周王室联姻称臣,噩侯驭方献壶,与周王同宴并行射礼,以示和周王的亲睦,周王赐噩侯玉器和马匹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《禹鼎》则证实了历史的后半截,该鼎内壁有铭文208字,论述周朝受到噩侯驭方的入侵,派遣禹征讨。噩侯驭方反叛,周王伐噩,最后以擒杀噩侯驭方扑灭噩国告终,史料记载:“周王下令,扑伐噩侯,勿遗寿幼”。

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,此次展览以噩国青铜器为载体,铭文内容作经纬,为观众系统呈现噩国青铜器的发展脉络,还原噩国的历史面貌,以期能够给观众带来一次难忘的历史体验与艺术享受。

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1月16日。

本报记者 乐梦融



“光音的故事”大型墙体秀 本版摄影 记者 王凯

两位大师的精神和故事留在字里行间 上海首次举办鲁迅巴金联展

本报讯(记者 徐翌晟)昨天是鲁迅先生逝世85周年,10月17日是巴金离开读者16周年的日子,展示鲁迅和巴金间的友谊和精神传承,弘扬两位文学大师的精神风范的“薪传”鲁迅与巴金图片展日前在徐汇区旅游公共服务中心开幕。鲁迅和巴金两位文学大师的联展,在上海是第一次。

“那个人比别人更认真”,是鲁迅对巴金先生的评价,也是展览上篇的篇名。从少年时在成都读到《狂人日记》开始,巴金便是鲁迅的忠实读者,《呐喊》《彷徨》《野草》……巴

金从一部部鲁迅作品中学习写作的方法,安慰自己苦闷的心,感受到先生如太阳一般的恩泽。参与文学工作后,巴金与鲁迅有了直接的接触,编书、组稿、同席交谈,进而互相支持、互相信任。在巴金受到他人质疑时,鲁迅坚定地站在巴金这一边,称赞他是“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

的作家,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”。在鲁迅先生逝世后,巴金十分沉痛,说“一下子我们就失去了一切”。从始至终,他一直是先生的坚定维护者。

中篇为“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他”,主要展示巴金珍藏的与鲁迅相关的书刊与物件,其中有鲁迅的部分

作品、译作、鲁迅全集、鲁迅手稿全集、鲁迅编印的图书,甚至鲁迅纪念活动的信封和鲁迅头像的邮票。他把接触到的与鲁迅有关的一切,包括一张纸片,都珍而重之地保存起来。

“追随鲁迅的道路”为展览的下篇,讲述巴金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的实际行动。《纪念鲁迅先生》鲁迅

先生十年祭》《忆鲁迅先生》《秋夜》《我认识的鲁迅先生》……纪念回忆鲁迅的文章,巴金写了一篇又一篇。

巴金一直追随着鲁迅的道路,特别是在晚年,他更是扛起了“讲真话”的大旗,这是对鲁迅精神的继承和发扬。

鲁迅被称为中国新兴版画之父,展览中选用许多著名版画家的木刻版画作品,如鲁迅小说《阿Q正传》插图、《野草》著者像——鲁迅等,从另一个角度向两位大师致敬。

展览由巴金故居与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。